



張右史文集卷第四十四



啟

荅林學士啟

伏審光膺宸綵。進直蘭臺。榮命始行。儒林增
 重。竊惟館閣之選。蓋待儒學之臣。既非典領
 之權。幾於冗散。又無議論之音。少補絲毫。宜
 非仕者之願。居而為一世之所尚。蓋學問者
 君子之事。職卑而待之非輕。詩書非俗士所
 知。祿薄而意則甚厚。雖處居寂寞。夸者至謂



之病坊而脫略等夷。赤尉均稱於宰相。名既如此。人猶責之。而况將相之選。踵武相尋。祖宗以來。掄擇為重。故本朝之寵儒者。雖它官必假此名。伏惟某官文麗而用長。才周而學富。父子其濟其兄弟有聲。行實著於家庭。經濟冠於朝右。冠豸彈擊。風霜凜然。攬轡按行。窵實立解。已登進於卿棘。復入直于道山。豈專是正之功。實示超騰之漸。其淮楚晚進。場屋後來。辱登門牆。嘗備官屬。當趨風于末坐。乃首

贖於長戕。為禮則勤。循分而懼。孔鸞同列。志魯鈍之卑。飛珠玉藏家。驚揮光於貧屋。永為好也。何日忘之。

代人謝及第啟

困瑕疵於指玉。獻已過三。收奔敗以誓師。戰猶借一。僅能無辱。豈足言勞。伏念某受才拙。踈超世迂。澗拙無他技。幼刻意於藝文。家有遺風。世知名於科級。童子習雕蟲之技。已屢試於鄉邦。專門尚經術之科。嘗再遊於禮部。

一行作吏。終日坐曹。凡硯已積於埃塵。詩書
錯陳於朱墨。人耳人耳。頰羞請鑄之金。時哉
時哉。思樂無求之雉。屬大明之總統。仰衆正
之來同。恥窮有邦之邦。弱列思皇之士。隨衆
碌碌。僅乃有成。半世遑遑。所得如此。惟其無
似。已合知榮。茲蓋伏遇某官左右。太平設張
治具。收才能於無間。本選舉於至公。外楚旁
及於艾蕭。濬川下通于溝澮。羞愧平津之策。
絕意上遊。庶幾毛遂之奇。功效下客。

潤州謝執政啟

此者伏奉告命。除直龍圖閣知潤州軍州事。
已於閏四月二十九日致任。交割訖。伏以文
章為學者餘事。故先王不以經世。富貴非人
力所致。故君子以為在天。而况修詞蹇淺。未
涉作者之流。趨世迂闊。每在衆人之後。則其
投閒置散。賣後跋前。在所當然。夫復何恨。伏
念某竊旅一介。憔悴餘生。困筭楚者十年。道
饑寒於斗祿。仕已成於漫浪。意何有於功名。

始。僕。實。於。成。均。復。進。升。於。儒。館。佐。東。觀。之。論。著。頗。見。舊。聞。紀。先。帝。之。事。功。遂。遊。藏。室。擢。升。右。史。密。侍。清。光。雖。學。儒。之。至。榮。豈。草。茅。之。素。望。而。疾。病。侵。耗。心。力。衰。疲。分。敢。自。安。義。當。引。去。駑。馬。自。竭。驥。歷。塊。而。已。超。神。仙。在。前。風。引。舟。而。忽。遠。尚。叨。便。郡。獲。養。殘。軀。靜。循。此。思。蓋。有。所。自。茲。蓋。伏。遇。某。官。曲。成。萬。類。器。使。庶。工。直。轉。蒙。錫。疾。者。未。嘗。遽。廢。大。矣。小。掬。施。之。各。以。其。宜。致。此。杼。虛。未。即。捐。棄。訟。獄。希。簡。職。事。

不。廢。乎。詩。書。山。林。幽。深。形。骸。頗。為。之。清。快。庶。餘。齡。之。可。養。幸。沉。痼。之。有。瘳。仰。報。至。恩。將。必。有。在。

賀錢內翰啟

伏。承。內。翰。侍。讀。回。文。罷。直。內。閣。升。華。禁。林。解。天。府。之。浩。繁。侍。經。帷。之。清。燕。雖。衆。望。所。屬。理。固。當。然。而。成。命。既。行。士。以。相。賀。伏。以。學。士。號。為。職。親。要。地。實。儒。者。之。至。榮。訓。詞。欲。其。言。近。指。深。必。文。人。為。充。選。設。官。雖。專。於。書。詔。儲。才。

常用為鈞衡。被選益艱。因人增重。雖從容入侍。獨高太白樂天之辭華。而論議經邦。復重德裕敬輿之術業。苟擅一長于此。皆為稱職之才。洪惟本朝。繼有碩望。方當聖主之圖治。果見異人之來儀。伏惟某官。學摠百家。才高一世。經守常平之學。世登晁董之科。無施不長。所治皆最。批竇寡在。庖丁如無牛。越國過都。於騏驥為歷塊。隱然公輔之望久矣。中外所期。俄聞異恩。大慰衆論。謀謨黼座。何慚。

天子私人。顧瞻玉堂。應嘆吾家舊物。即膺大拜。用究遠圖。某每愧庸虛。素承知獎。其為欣快。膏信等倫。嘆白髮之侵陵。望青雲於寥廓。歲事已晏。德履多祥。更冀保頤。下副祝嘏。

宣州謝兩府啟

此者法當易地。恩使造庭。方奔命于半途。遽分符于便郡。地未殊於南北。舟楫相通。憂方切於困窮。厚祿有繼。雖微幸出聖朝之厚。而曲成皆高位之仁。已見吏民粗知風俗。茲蓋

伏遇某官受天間氣為國元臣道德致君議
論無世垂器衆材而無棄慮一物之遐遺遂令
周功每輒得所退觀所領自昔有聲道德在
人有顏真卿之政事登高作賦稱謝玄暉之
文章其素之詞華不通吏道一無稱可有
便安民清消愁歎之聲自緣聖治家受飽煖之
福徒受費君恩尺寸無施冒昧而已歲事云晏
幾政致多聞伏乞俯為華夷精調寢味

賀錢都尉啟

伏承先膺光綸綍雄領節旌遠俗知榮侯藩增
重其為僚屬益倍歡愉伏以懿親建邦粵古
令典惟聖朝尚王姬之貴在一時皆妙選之
和既內奉朝請而為國華亦外假風聲而持
桴鉞屈天姻之華貴尉南服之荒遐民社有
光江山增氣恭惟某官雅朝令德世有美名
夙以才猷膺茲選擢忠孝著甲昔受大賚之
王封簪笏滿門今為五世之卿族問望卓爾
寵祿從之雖仰青雲之絕塵亦受靈河之餘

潤。俊游莫望。素飲武子之才豪。留務不煩。久服征南之恩信。歲事已晏。賢履有休。更冀保調。以綏我穀。

謝鮑承務啟

伏審光臨民社。寅布教條。德庇所臨。愚陋知免。竊惟漢唐之盛。惟以守令為艱。或由即而出。寧丘民。或歷縣而入官。華首謂將青之經世。莫若試之臨人。恭惟聖朝亦重茲選。凡膺民社之寄。莫非慈惠之師。伏惟某官炳蔚多

文。淵源博學。行已信于鄉里。名久播於縉紳。素懷製錦之良能。方長割雞之利用。畧摠素業。均惠遠民。牒訴雖繁。敦本可使無訟。鰥寡未及。有政為善。養人雖君子之微猷。蓋高才之餘事。况復江山清遠。民物阜安。訟獄多餘。樽俎可樂。莫陪談笑。徒竊傾馳。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廣德知軍啟

伏以星回於天。既發春而獻歲。帝出乎震。方

去故而就新。天時於是更端。賢者受其介福。伏惟某官風猷強敏。道義深純。度越衆人。獨立一世。烏臺彈擊。穀千鈞之弩。而發機。山郡割裁。搏屠牛之刀。而破蠹。惟其通用。煥然日新。俯同世人。仰受天福。

謝建平知縣啟

茲者過沐殊私。特貽盛禮。一日之長。託末契之光華。過通家之歡傷。前人之零落。僂跪之際。感喜之并。伏惟某官文學承家。吏能絕俗。一

見許論于家世。並遊遂列於弟兄。昔日桑弧。交慶兩家之生子。相逢樽酒。共驚五十之幾。年。敢不傳義好于子孫。謹銘藏于肺腑。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太平知州啟

伏承輟講經帷。剖符江國。餘光所庇。弱植知安。伏惟某官奧學造微。高行絕衆。赫奕家世。照臨遠方。清淨道心。消鎮浮俗。遙想餘之多暇。未妨禪觀之無為。出入起居。輕利安穩。其

夙懷問道。幸托為鄰。惟仁人志。常在民。自今
日請學為政。雖相聞雞犬。實一草可航之川。
而坐困簡書。有其人甚遠之歎。弱茲傾系。曷
罄敷陳。

上黃州郡守揚懷宥啟

某愚暗觸禁情。不自知仁聖至明。罰惟當罪。
雖從黜責。尚得依歸。予平生京洛之遊。交情
有素。千里江山之別。老境已侵。豈知投彼竄之
餘。忽有笑談之便。淋漓醉舞。坐沉痾而少衰。

慷慨悲歌。撫壯心而猶在。靜言思咎。亦既戒
行。忽忘跋履之勤。喜遂瞻依之素。伏惟某官
天資拔俗。國器冠時。利刃吹毛。長劍耿介。倚
天外高標。絕衆野鶴。昂藏在雞群。擅風流獨
步之名。有雍容甚都之觀。左右挽擊纍弱若邁越石
之竒。一割牛心。兼武子之逸。蓋嘗奉使諸部。
固已著迹本朝。賦吳郡之溪山。醉金陵之風
月。遺愛猶在。陳迹可尋。屈臨方州。實幸遠俗。
某去國流浪。多病變衰。流水高山。知者蓋寡。

附輿執轡。今也則亡。雖無聊遠。竄之可憐。得相逢一笑。而何恨。私用自賀。夫復何言。春序正暄。天和未會更祈保衛。高副翰言

賀潘奉議致仕啟

伏審親家致政奉議。上還印綬。退即里閭。已私知止之安。將受永年之福。凡居親舊。實助忻愉。竊於人之多。難在於儒者尤甚。壯年講學。謂富貴利祿之可期。三試多違。信功名遇合之有命。加以歲月荏苒。時不待人。顧瞻簪

裳。義則當止。彼貪冒無恥者。率皆優佚而老。惟進退顧義者。不免饑寒之憂。未餘漢庭之賜金。復休故社之喬木。追計宦遊之廩祿。何有一毫。復與平生之簞瓢相逢。三徑莫非命也。謂之何哉。伏惟某官。與學淵源。懿行金玉。久栖遲於末路。遂高退於明時。清譽益隆。多祥有在。其自憐罪戾。久困泥途。延企高風。但懷景仰。

謝揚州司法謝薦啟

才猷膺褒薦過款謙德躬誓高文
既懼靡違珍藏為好竊以長吏薦士
蓋遵著令之文小官求知將應有司
之格然在下者常艱于際可居上者
亦歎于才難苟蒙特達之知亦謂非
常之會伏惟某官溫恭飭已道德承
家老成之典刑具存正始之風流猶
在青衫手版共歎棘棲之鸞命袞貂
冠茲為鴻漸之翼既深感愧又切頌
祈

張右史文集卷第四十四

張右史文集卷第四十五

皇太后謚冊文

維年月日孝子嗣皇帝臣御名再拜稽首言
曰竊惟詩人推本周文王之功德曰文王初
載天作之合自古帝王之興必有聖母以助
內助治以施陰教表裏協濟王功以隆而能同
享太平之福嗚呼非天眷命于有邦其曷以
臻此惟我烈考聰明齊聖緝熙五聖之遺緒

興起萬世之長利。惟我聖母，應期挺生，粵自
潛邸，作配宸極。肅正中闈，敦睦九族。法度形
于燕閒，恩惠逮于微眇。俾我烈考之德，孚于
朝廷。丕冒海內，惟末小子，幼彼撫育，顧復之
恩，長受教誨，勸導之益，延入翼室，用端命于
上天。方圖內承東朝之訓，外竭四海之養，而
否德薄佑，天降罰于我家。亟奪我聖母芻蕘，在
疚日月于邁，有司稽古，將節惠以易名。惟予
小子，曷足以仰窺淵懿，敢祇述所知，以詔後

世大行 皇太后 徽柔肅雍 恭儉慈愛 實我
咸平相臣 文簡之曾孫 時惟文簡 輔我真祖
勤勞在官 素裕乃後 是產淑哲 與聖俱興 志
在女工 婦道已茂 正位于內 三十餘年 夙夜
儆戒 靡有違德 慈聖宣仁 兩姑並尊 承顏二
宮 孝恭烝乂 元符之末 國統弗嗣 相臣異心
大計 抗擢 中外震懼 寒心拱手 惟聖母稽謀
神祇 憲章典禮 力授渺躬 大統以定 惟平日
退托潛德 弗耀而任 大役艱克 省餘裕片言

折理亮。獲震服。所謂坤善至柔而動也。剛雷
聲而淵默者。欽。欽。惟宗社有奉。神人有依。實
自我聖母。祇率故事。恭請同政。至于再三。勉
與聽斷。蕩宥多辟。淫滯昭蘇。決去蒙蔽。人材
咸叙。華夏蠻貊。戴白垂髻。聞風歡呼。喜氣橫
流。休功美利。申同景命。亦惟我聖母。乃夙夜
兢兢。克自抑畏。視事不臨。于便坐。私諱不及
于外庭。不敢自同先后。而復遠鑒前古。期以
泰陵祔廟。退處房闈。一作閨既又謙懼。亟降璽書。曾

未及期。已復明辟。友愛二弟。恩恤篤至。而憂
其挾貴。諸外不許。宮室器服。無所增廢。不為
浮麗可喜之觀。嗚呼。為天下之好。而躬賢哲
難能之節。當太平盛世。而謹古今易忽之戒。
可謂明哲絕德鮮儷矣。卜宅爰從。因山既藏。
是用咨于卿士。受命祖宗。惟道大不可形。以
名言。德厚不可訖。盡以稱謂。謹稽四謚之法。
畧舉衆善之端。以慰臣民。以示子孫。謹遣攝
太尉。具官臣某。奉玉冊玉寶。上尊謚曰。欽聖。

憲肅皇后恭惟神靈在天休聞在下光於宗
社表於有宗億載萬世與國無極嗚呼哀哉
謹言

上梁文

太昊之墟風俗素厚長淮以北魚稻漸豐張
君少也執經常青衿庠序任而多難遂白首
里閭輒于阮籍之窮途成此陶潛之環堵雖
風雨之僅庇亦簞瓢之屢空敬舉修梁先成
下舍

拋梁東淮陽三月牡丹風已將奇麗誇天上
更有聲名壓洛中

拋梁西故祠千柱隱長堤廣殿杉松翻燕雀
脩廊風雨暗旌旗

拋梁南舩艇萬里建雲帆淮壖湖魚常入饌
三餐足慰老夫饒

拋梁北北望宸都官道直霜晴日暖碧天高
鬱蔥時見堯雲色

拋梁上却掃從今斷還往里閭休嘆下澤車

登降洎扶靈壽杖

拋梁下詩書萬卷來高架今年雨足定豐登

更向城隅問田舍伏願上梁之後人無疵

癘年屢豐登兒孫詩書之不忘妻孥麤糲之

常飽咨我有衆同受多祥

祭社文

未受命於朝來守此土宣上之德以保有民

社惟神之功百世通祀幸得以時躬薦牲幣

微福于民蒞事之始敢敬致告惟神鑒之

祭稷文

惟神之功粒我烝民有邦之君實興周室萬

世通祀光配無極未受命天子來長斯民歲

時奉祀牲幣有秩蒞事之始敢告有常神其

鑒之永錫斯土

祭文宣王

惟吾聖師生于此又嘗仕于此蓋自衛而刪

詩定樂既歿而葬皆在此也教之在魯深矣

未受朝命來守此土意遺風逸禮必有在民

願與諸生。完觀而講明之。莅事之始。敢不致告。非以為禮。庶用致虔。祭聖帝文。

貶逐積年。窮無所愬。而聖上哀其不幸。復畀之民社。而來守此土也。則亦惟是乾旱水溢。不時將有請于帝。帝之仁民。宜無或難。莅事之始。敢以告虔。禮則以畧。惟帝鑒之。

祭成都李龍圖文

嗚呼。公擇其中。退然如不勝衣。而能為人所不能為。在熙寧初。政有大議。柄臣持之一。壓以勢。公奮力爭。與相詆刺。厥聲凜然。卒擯於外。流落十年。天子思之。歸卿太常。君子之喜於穆聖后。緝熙于學。公侍讀。誦以聞。以覺正位地官。幹邦盈虛。持國風憲。匪激匪紆。嗚呼。孝友。丞丞。祿富族親。妻孥無贏。死不能喪。圖書在籬。施及朋友。孔燕兄弟。曠無累心。清有遺味。公去朝廷。大旆高牙。孰云采歸。哭引喪。

車。旦夜死生不足嗟。嘆善人存亡實繫邦家。
叙哀一觴。其飲之耶。

代范樞密祭温公文

嗚呼。天祚有邦。昇之元龜。篤生我公。為世父
師。夷齊之清。淵騫之德。子產之惠。叔向之直。
人擅其一。足以成名。公兼衆德。乾乾不寧。九
流百家。金匱石室。鉤索沉隱。裁其失得。根抵
治亂。經綸皇極。作為文章。有書秩秩。立圭大
裘。望之肅然。冬暘夏冰。赴者爭先。仁英兩朝。

煌煌厥聲。國有正人。折奸于萌。荏苒柔木。求
直于繩。我公畫規。君心則寧。烈烈神考。體敬
有德。公獻其可。巖巖翼翼。言有未用。不敢受
爵。深衣幅巾。歸休于洛。公則休矣。四方顯顯。
君子野人。泊于他邦。聞風懷歸。于父于兄。天
施不齊。或怨寒暑。公獨何施。四海一譽。元豐
末年。國有大事。穆穆文母。宥我神嗣。爰立作
相。媚于神人。我公在廷。其重萬鈞。士賀於朝。
民歌于廛。農慶于野。兵休于邊。燠爾慄寒。養

其饑孱無痛于飢。無禾于田。培其本根。枝葉則茂。豈曰我作。憲章惟舊。於赫皇考。左右上帝。休公于家。實遺聖子。卷耳思賢。夙夜周京。不惑不疑。成此太平。公之去來。人之戚嬉。人之戚嬉。帝之從違。豈人事耶。天實為之。純仁不才。辱公知深。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惟公我知。洞達表裏。來其所長。謂或可使。申結義好。丘山不移。匪我則然。公實取之。泚泚清洛。獨樂之園。嘉華春粵。脩竹夏寒。清酌脩然。我招

我從。琅琅嘉言。有銘在躬。朝偶乏人。借位樞機。入與國論。獲親風規。六七年間。為益不貲。私期白首。從公以歸。憂勞傷生。公既邁疾。庶幾有瘳。卒相王室。國祠廟既誓。公以喪聞。我心之悲。不獲至門。入哭于室。公既大歛。終天之情。不一見面。人生有死。如旦夜耳。曾子將沒。知免而喜。公身既脩。公志既畢。既壽令終。無有其失。有如公者。古今萬一。任重道遠。稅駕茲日。庶幾念此。以紓我悲。猶有鬼神。實聞我

辭。

祭劉首父文

嗚呼子之強學博敏超絕一世。肇自載籍。孔墨百氏。太史所錄。俚閭野記。延及荒外。陰陽鬼神。細大萬殊。一載以身。下至律令。老吏所疑。故事舊章。在庭不知。有問於子。歸如得師。直貫彗穿。水決天飛。一時書林。衆俊並馳。滿堂。賢豪視子塵揮。逸足竒毛。不受絀羈。擯守列郡。吏民畏思。治盜宥胸。不事誅斬。他嚴見

欺子愛不犯。中斥于南。人憂子怡。歸來白首。晚職訓辭。子之來歸。亦既疾病。惟其精明。猶足以永。誰云如子。竟止斯耶。國失君子。善人之嗟。方其盛時。弛不得張。亦既有遭。而盡其強。誰與子仇。敗子百方。雖然今日。竟何有止。惟我與君。同年進士。申以婚媾。兼恩與義。平生談笑。搏席安喜。其當此耶。臨此酒斝。

祭夏侍禁文

惟靈胄出豪貴。服膺禮義。恪守官次。志于詩

書云何不淑奄至大故命有脩短夫復何言
日吉時良安以即路奠觴為決已矣嗚呼尚
享

祭蘇端明郡君文

奉觀昆稱之張手書格非致祭於蘇公主人之室可

嗚呼人生萬殊之死同科其間疾徐相去唯
阿訶作媼大賢克宜厥家婦也有茲萬一則多
顯允夫人簡儉純明相其君子險夷屢更穆
穆愉愉何易何艱能俾君子即居而安象服
委蛇亦既輝光云何不淑及折于強蘇公執

喪盡禮致哀曰余德思匪覲之懷某等受學
師門義等族戚矢辭殯前備此酒食

祭李深之文

惟年日月甲子從表姪首領三州別駕黃州守官張再謹遣男孫以羊酒奉薦之奠致祭於故興國軍都督李公八文之室

嗚呼昔我先人剛介峭峙行於天下得友無
幾遇公兄弟則無間言惟屯田君則實同年
公時尚少多病癯然江淮之間相與周旋未
之兄弟應舉姑蘇朝夕誦習托公學廬公晚
得官拜公宛丘後二十年遇公瓜州相從武
昌亦既謝任杖屨逍遙旁有令子何圖未疾

百治不完。歿不得歸。即丘于楚。幽宮之刻。委
于不肖。文不稱事。矧能有耀。身在罪籍。動有
繫維。無窮之別。不獲往辭。寓誠薄奠。尚醢一
卮。

祭秦少游文

崇寧四年歲次乙酉閏月

嗚呼。少游。海淮之英。自其少時。文章有聲。脫
略等輩。論交老成。衆譽歸之。誰敢改評。聿來
秘書。亦既飛鳴。脫身巫去。事變隨生。嗚呼。官
不過正字。年不登下壽。間閔憂患。橫得罵詬。

竄身瘴海。卒任荒陋。君孤奉喪。歸葬廣陵。拜
我于黃。尚有典刑。會葬撫孤。我窮不能具此
菲薄。聊致我誠。隻雞斗酒。懷想平昔。嗟我少
游。尚肯來食。

哭下殤文

下殤者何。吾兒也。兒生淑慧。父母有所戒。輒
絕不為。性仁不傷物。曹其曹。恂恂也。年七歲
得驚疾。醫之不得其方。而死。作文而哭之。曰。
醫之不得其方。耶。抑其命有短長。耶。獨爾能

使吾悲若此。取抑為父者，皆愛其子。耶蒼顛
夷顛，秀眉清目，今其在甚，其猶有鬼也。使無
物，則吾復何思，其尚有知也。則夫荒屋野寺，
風霜雨露，食息誰汝視也。

敬亭廣惠王求雨文

嗟乎！吾民其困久矣。去歲積雨，大江橫流，兩
圩既隳，一境受弊。補復已散，實在今年。死生
存亡，間不容髮。而自春及夏，時澤未滋。茫茫
四郊，稻且不植。吏術莫救，必神之求。神食斯

民，恐視其疾。惟王威靈功德，烜赫在民。指揮
蛟龍，震作雲雨。一瞬之力，豈或難之。
山川之神，能出雲氣，見變怪，以司雨暘之權。
以佐民衣食之用，則是有職於民者。故朝廷
隆以爵號，表以廟貌。有司歲時奉祀，不絕自
四月至今，以早禱於王者，於是三矣。今事已
益急，雖瀆神有罪，而不敢避也。惟王俯而聽
之，愆然而雲沛，然而澤以除民之病，以紓吏
之責，於王之神，馨效之力，有職于民，宜不受

惜也
宣之為州被山帶江民耕于高無灌溉之利
而仰澤于天故閏月不雨則以旱告今茲季
夏之初時雨大至諸山之田既植且茂比日
乏雨積水且竭亦嘗雨矣然方作而止又不
適也是以民心惶惶憂在歲事吏無以為術
知^{但有}謂于神而已夫困廩之資將入手而取之
梯^也稗之食將下咽而奪之^矣抑又神之所不忍
也

南方之民以稻為命而稻非水不植神所知
也今茲四月且盡而原田稿乾待水種稻而
雨不降溪澗之流亦復淺涸民情皇皇如失
水之待冰寒疾之待汗也失今不種則一歲
且無食其飢餓死亡流轉于溝壑可立而待
則其憂懼危迫之情蓋可知矣乃茲月甲申
嘗率僚屬有禱于神神如荅之翌日而雨然
施澤未溼雲日已霽豈神未念民之病姑以
塞其意而已耶審如是其繼有請雖十百其

未止也。神雖欲罪其瀆而降之罰，亦未如之何矣。今事已甚迫，敢盡布之。惟立興風雨，一雨三尺，其于農事乃克有濟。其亦有不腆之牲酒，以報神之德。惟王速圖之。

廣惠王祈晴文

請雨未幾，又復謁晴。在人宜怒，况神之靈。沃野茫茫，歲將有秋。誰為之孽，雨淫不收。失望垂成，吁嗟憫憂。不敢避瀆，冒昧有求。神或哀之，疾尚可瘳。

靈濟王求雨文

惟王昔以功德受國爵命，宸服南向，抗儀王者，可謂盛矣。教州之民奔走奉祀，以時不懈。積有年矣，受國爵命，則如有位于朝，食民奉祀，則如受祿于國。然則其可不察民之利病與之國憂樂哉。今民之大憂，王亦知之矣。乃自春末至今，時雨不降，仲夏而猶不得種一方之民，拱手而待飢饉，甚可哀也。而王之威靈光烈，烜赫甚著，其於蛟龍以致雲雨，且無

玄皇身身以下易作
一音

所難。夫為所不難。以解民之大憂。以是致禱。當在所答。今旱已甚。非沛然大雨。則于農事猶無所補也。若夫苟施微澤。姑以塞其意。而曰吾嘗雨矣。則非其之所敢知也。水旱有數。尚憂堯湯。聖無如何。矧此一方人。治其陽數之所拘。神造數者。可得卷舒。戊戌有請。逮今未至。神之威靈。胡難其易。旱野童童。塵生溝澮。神其鑒之。賜以霽沛。自夏徂秋。謁雨于王者數矣。豈惟厭之而不答。將怒其

瀆而降之罰也。其則謂之不然。求者以不隱為情。施者以不倦為仁。譬之君親。求則謂之何。瀆之嫌。為之君親者。視其所求。可則與之。何倦於數。用是輒有請於王。而不疑。惟王威德烜赫。臨此一方。吏民奉祀。歲時不懈。則其有請。尤在所答也。

靈濟王祈晴文

撤救旱之奠。曾未逾旬。陳止雨之詞。則已在廟。不修人事。惟神之求。罔忘威靈。其瀆已甚。

罪不能脫誠或可通今茲多稼既成敗于將
獲積水且溢決則不支始念倉廩之將盈俄
憂婦子之不保盛德未竟大恩宜終夫呼而
為風雨吸而為開霽於神無貴庶禱必從

景德寺祈晴文

伏以雨既若時歲將大有而陰霖不止水潦
將增大懼堤防之地隳漚涸之墊溺欲除民
病唯賴佛乘伏望消伏陰魔開道慧日拔幽
沉為明達變苦惱為歡謔眾生之疾既除能

仁之願亦滿

祭天齊仁聖帝并城隍祈雨文

比以旱故禱于一二神幸時雨之沛施免斯
民於飢饉而誠薄未格報至不時豈媚于神
者有未至耶抑在茲者或不舉也今旱既甚
矣民亦殆哉莫知所為惟有致禱謹遣僚屬
徧詣宮祠於赫有神時賜甘澤惟民典吏皆
獲即安牲酒馨香將以為報

廣惠王謝雨文

禱旱壬寅雨既隨至匪亟匪徐澤此厚施旱
野千里稻如雲浮農人笑歌以樂易憂哀此
困窮神德之厚躬羞菲薄吏則何有我聞仁
者施不責償鑒其誠悃臨此一觴一歲薦禱
我顏則羞神乃哀之輒與所求問我農夫我
田既減無有高卑均為豐壤父子相保鰥寡
有依守臣何功神則與之牲酒瘠酸報微施
豐維誠與潔庶以荐衷

靈濟王謝雨文

間者有禱實以亢陽神答其誠翌日沛霖風
駕雲旗飛澤淋浪應龍翔嬉妖魅奔忙霽霽
中原萬畦齊秧父老相慶豐年有祥牲酒微
薄愧升廟堂抑神之仁豈責報償

頃以旱故遣吏致祈其慢宜罰神顧聽之獵
獵風雲來自東南協氣橫流妖魅奔潛溝澮
果通高卑具沾活此一方老稚舞歌守臣冒
功幸此時和牲酒不腆匪以報德光揚威靈
傳示無極

祭魯恭王文

惟王托體聖父。奄宅龜蒙。龍旂旄鉞。天子之容。文物焜煌。照臨東國。十有八年。榮寵之極。臨終上書。以禮自克。千載讀書。猶懷感惻。茲惟舊封。爰有廟食。荒榛喬木。薦享寂寂。時有農夫。來祈黍稷。坎坎擊鼓。剗豚布席。雨暘疾癘。求無不獲。愛人之心。千古不息。耒具舟楫。將寄穎尾。漂泊五年。未知攸止。吾道非邪。乃底于是。悠悠天道。惑之久矣。再拜祠下。神鑒

其志。行旅之薦。不及酒戒。

祭晁無咎文

惟我與公。交遊之義。外雖朋友。情實兄弟。公生癸巳。我長一歲。平生官學。同一非是。念初相遇。盱眙逆旅。一見如舊。綢繆笑語。契濶積年。俱職太學。並試玉堂。同升館閣。讀書飲酒。兩各壯年。意氣豪盛。自無以前。公之文章。瑰竒卓犖。割製錦綉。揮磨牙槩。石渠天祿。典籍之委。過目輒誦。不復再視。我守丹陽。公鎮于

齊行世之艱。坎壇自茲。建中之初。同官于都。相對歎息。蒼髻班鬢。我出汝陰。公守于蒲。我負重譴。青居江湖。知公金山。藝圃葺廬。最後聞公乘太守車。往刺于淮。度未及書。嗚呼哀哉。九月庚寅。聞計于陳。驚呼號天。煩冤靡伸。年且六十。非天之恨。所甚痛者。殲此善人。子素強健。無疾于身。何恙之速。一仆不振。嗚呼哀哉。平生膠漆。永隔存亡。弔不撫棺。寔不哭憤。事也多違。不敢愛勤。聊陳菲薄。侑此一樽。

尚想平生。見我歡欣。至悲薰心。言不能文。

張右史文集卷四十五

二五二

張右史文集卷第四十六

替銘偈疏評簡

達摩真替

靈山會上舉示一花迦葉微笑空穴生風鼓
動群有遂號萬竅技葉芬敷去本愈遠知者
得要世間疑然一味法界孰粗孰妙老胡鼻
孔在我手裏一任勃跳

紫君替

紫君者余紫竹杖也世以君命竹久矣輕堅

滑澤有足嘉者焉

青龍之孫被以紫綃其理也象其堅也瑤其
腹心清虛而表甚粲其文理疏通而節甚高
得之黃岡從我逍遙翼我衰疲孔武且勞誓
與汝歸侶我輩瓢不願同彫凡以寵疆國強國惟
可奉賢老以安王朝扶乎有知毋我獻嘲

新開朝天九幽拔罪懺贊

廬山太平觀蓋唐開元中所遠建九天採訪使
者之祠其地蓬潔而嚴清故四方之為道者

樂居之又為藏室以藏道家之書蓋無所不

有而獨所為朝天九幽註符拔罪者久之未補

懺道士溫信之謂二書皆衆真之格言極極下

民之多罪援之淪墜教以自修在道家尤重

者也其可使學者不見乎乃獨弓錢于旁郡

凡二年得五百千而二書復完又模散印施

使人皆獲見焉非立心誠篤用力勤久者能

集此乎紹聖戊寅歲余謫官齊安見信之有

求於人而問焉信之以告我故於二書之成

也。求子紀之。為之贊曰。
上真高居。憫下民。導以格言。出苦淪。昔
亡其書。今復新。誰力新之。道士溫子疇嘉
爾心。有至神。分報子以福。名不泯。乎。

衛靈公贊

昔衛靈公有臣史魚。將死而命其子曰。吾不
能退瑕而進蘧。生不能正君。則死不得備禮。
致尸牖下。於我畢矣。靈公弔而問焉。其子陳
父之義。靈公愕然。引咎在己。命改殯于客之

位。進蘧黜瑕。衛國以治。

嗟乎。後之人。居非無忠臣。端委立朝。諫說諄
諄。兩耳洞然。聞如不聞。其暴戾者。斧鉞乃陳。
孰肯既死。愧其僵尸。追用其言。以禮致哀。嗟
乎靈公。衛之淫君。所立如此。宜免其身。作此
贊詞。我思古人。

題徐二翁真贊

有人之形。無其情。塊然獨立。其形立。聰明睿
智。守以愚。微妙玄通。不可識。

李拔宴坐室銘

騰跨九州。蹂踐大千。而我室中。宴處超然。謂
吾騁子。吾固在定。孰為吾寂。皆作皆應。是中
不立一塵。則與維摩同境。

求畫觀音像偈

普陀仙人勝第一。以一願力救諸苦。慈護十
方如日月。衆大受用光明中。是故一切當供
養。如人知飽。又敬穀。我於往劫。曾承事。今世
獲聞無上號。願見淨月妙眉目。黃子施我化

佛身。如影於物。不可取。而一一具諸色。相。願
以是觀。無上通受者。非貪施。非受於未來世。
作妙緣。施者能度。受所度。

三天洞求雨疏

伏以宣城之境。春末以來。雨施不時。稻未得
種。父子熟視。而無告。官吏不知其所為。凡日
有神靡不致禱。豈德薄莫能感格。抑民災未
易被除。莽大澤與高原。赫炎風兮畏日。恭惟
禪師。具千乘眼。得一佛乘。無有親疎。等加悲

憫護衆生如赤子。觀此世如掌中。則夫鬱興
大雲普降甘雨。宜翹足可待。實伸臂之勞。其
在神通。蓋甚容易。眷茲千里之澤。請以三日
為期。時或有愆事。且無及。
三天洞謝雨疏
維清淨心。雖於三界無所著。以慈悲故。常憫
一切諸有情。頃以旱災。輒伸誠禱。即時感達。
應念雨來。變飢饉為豐穰。易煩惱為歡喜。願
茲恩施。曷有報償。哀民生之多艱。願真乘之

卒相俾無失望。是謂大慈。

粥記贈邠老

張安定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虛。穀氣
便作所補。不細。又極柔膩。與腸腑相得。最為
飲食之良妙。齊和尚說山中僧。每將旦。一粥
甚係利害。如或不食。則終身覺臟腑燥渴。蓋
能長胃氣生津液也。今勸人每日食粥。以為
養生之要。必大笑。大抵養性命。求安樂。亦無
深遠難知之事。正在寢食之間耳。

評書

唐世秉筆之士。工書者十九。蓋魏晉以來。風俗相承。家傳世習。故易為工也。下及懿僖昭哀。衰亡之亂。宜不暇矣。接乎五代。九州分裂。然士大夫。長於干戈。橫屍血刃之間。時時有以揮翰知名於世者。豈又唐之餘習乎。如玉文。襄之小篆。李鶚之楷法。楊凝式之行草。皆足以成家。自名。至_於羅紹威。錢俶。武人驕悍。酣樂於富貴者。其字畫皆有過人。及宋一天下。

於今百年。學者優游之時。翰墨不宜無人。而求如五代時數子者。世不可得。豈其忽而不為乎。將俗尚苟簡。遂廢而不振乎。抑亦難能而罕至乎。往時蘇子美兄弟。皆以行草見稱。于時至今。殘編斷簡。人間藏以為寶。自二子亡。君謨繼之。非獨時人莫與為比。前世能者。亦罕過也。君謨所書。亦多為世所寶。而荔支譜。永城縣學記。特又其精者。是可珍也。故聊志之。

評郊島詩

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闥仙
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為工或謂郊島孰
貧曰島為甚也曰何以知之以其詩知之郊
曰種稻耕白水自薪斫青山島曰市中有樵
山客舍寒無烟井底有甘泉釜中嘗苦乾孟
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知之耳然及
其至也清絕高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野詩
稱此兩人為最至於奇警之句往往有之如

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則羈旅窮愁想之
在眼若曰野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春物
融洽人心和暢有言不能盡之意亦未可以
為小道無取也

與大蘇二簡

昨日款^款奉教誨開益多矣但所論司馬遷十
二諸侯年表并周與吳實十四國周不在數
固無足疑并吳為十三而不數吳者竊詳考
之吳比諸國見于表最晚魯成公六年當吳

內
交五集山下四簡入書

壽夢元年始見于表。然吳已有國十餘世矣。
遷不^自共和而叙年與諸國一槩者。考吳世家。
去齊卒壽夢立。自去齊以上。皆不著即位年
數。畧叙傳世而已。是遷自去齊以上。但得其
世。而不得其即位之年。無從為譜。自壽夢以
後世家。每世輒載其即位年數。年記可考。故
自壽夢表乃見之。與十二國自共和至春秋
終不得一例。既謂之年表。而吳之年脫略不
倫。如但附見。故止謂之十二國。其序曰譜十

二諸侯。自共和迄孔子。吳既不全。意不成為
譜耳。而遷于是諸國初無抑揚也。不然吳楚
之僭。何有輕重。遷遽進楚而退吳。何也。考其
本末。理似應爾。不審定是與否。更俟來教。
昨日奉教。賜下情感。慰唐六臣傳畧得間教。
誨。但意所未諭者。非以為史者。不得少有抑
揚。夫無抑揚褒貶。何用為史。顧所以抑揚之
當有道耳。彼六人者。為唐大臣。挈國而輸之
賊。北面而事之。為史者曰汝唐臣也。無臣梁

之理。汝雖苟免。吾從而正其罪。而其人罪之罪。無所逃。此其意。何有不可。但其書謂之五代史記。而其中有一卷。忽謂之唐。唐非五代也。標卷為唐。於史之名。似不順耳。雖不云爾。尚可貶辱也。班固書有後卷。漢書亦有前漢事。來以謂若因及之。雖上越數代。猶為無害。但立言標卷。似不應耳。若魯春秋中。忽有一篇為後漢。則事似難行。不審以為如何。此亦少不至者。不當反復致語。姑以受教耳。後

答李文叔為兄立謚簡

李均育

昨日辱示尊兄墓銘。即當書納。而蒙問以所未安。既有所疑。不敢默也。為兄作謚固善。但古者賤不誅。骨幼不誅。長誅與謚一道也。自下議上不順。又以尊臨卑。則公議不得盡伸。俾無以盡善惡之實。况于骨肉宗族。而可以相為立謚耶。古之私謚者甚多。如王通死。門人私謚文中。孟郊死。韓愈張籍謚以貞曜。然後讀通所著書。續經。其狂誕野陋。乃可為學

者發笑。郊以餓士。偶工于詩。爾世之言。通與
郊之實。不過如此。文中貞曜。竟何補哉。古者
生無爵。死無謚。孔孟顏閔。不聞有謚。雖其門
人朋友。尊愛之如此。亦不敢為作謚。此數君
子。後世豈以無謚而遂不傳哉。由是觀之。謚
不能使欺者傳。無謚不能使實者沒。賢兄之
懿。人實聞之。其不至公卿而死。不得使有顯
議而公議之。其為不幸。無可言者。但其德美
之實。苟不可泯滅。自應傳世。而今乃兄弟生

徒為之易名。則夫薄俗之喜以嫌處物者。久
矣。孰肯為弟不私其兄哉。既嫌于私。則聞者
不信。不信。則并與其實而欺之矣。所為愛之
正。以害之也。願更審度此一節。其它尚有一
二事。容面論之。蠟紙且留此。俟改定。即當下
筆。借易死罪。

與揚道孚手簡

來篇絕妙。行色有光。老拙之幸。毛楮有便。當
分寄。從公之外。克意書史。是望。來致司理三

哥

淮陽郡黃氏友于泉銘

東出譙門少南馳十三里有泉焉其味甘冽
故駕部郎中黃公諱好謙卜葬其親汲而美
之間諸野人曰是友于泉也何以得是名答
曰昔有兄弟灌園以奉親者鑿井而得甘泉
邦人美之以名其鄉即其地也公曰地名勝
毋曾參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吾將卜
寔安之事而遇斯泉吉孰甚焉遂葬諸泉上

而公益以孝悌著至公之子若孫皆雍雍如
也人以此泉為祥而以公家悖睦為法式者
有南遊過貪泉而酌之比及南海累其珠璣
以走其貪如此泉之能移人也甚矣貪自其
心而發於泉然則友于獨不發于泉乎蓋志
士取舍亦自有道不得不徇其名夫拍人者
以為迫于人也邪蒿之不可以食世子皆惡
其名也不然曾墨^之所以去人也彼皆非歛公
既葬其親遂以泉遺子孫子孫世飲斯泉則

孝悌世相守也。守孝悌者天必豐之。以福吾
以是黃氏之大未可量也。敢語銘之。銘曰。
孝于惟孝。友于兄弟。公之懿德。承實天所
啟。啟我。以茲泉兮。其甘如醴。以羞祭祀兮。以
饋以饌。我銘其泉兮。名以定體。世飲是泉兮。
雍雍濟濟。咨爾後人兮。忽忘周禮。

張右史文集卷第四十六

張右史文集卷第四十七
題跋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亢滿。前無所
希。則必退為身慮。自非大奸雄。包異志。與夫
甚庸鶩。昏闇茸。鮮有不然者。然其為慮也。實
難。不憂思之不深。思之不工。然異日釁之所
起。往往自夫至深至工。是故莫若以正。夫正
者。操術簡而周。智者為緒多而拙。夫正者無

所事計也。行所當然。雖怨仇不敢議之。况繼
之者賢乎。郭崇韜於五代亦聰明才智之士
也。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
重。奸人議已。而莊宗之昏。為不足賴也。乃為
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為
后。而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于劉氏
為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酒。內聽婦言。其
為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
氏也。使崇韜終計。不過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

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謀之士。敗于謀。好辨之
士。窮于辨。惟道德之士。為無所窮。而禍福之
變。豈思慮所能究之哉。

書宋齊丘化書

齊丘偽唐謀臣。其智特犬鼠之雄耳。何足道
哉。其為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於道
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吾嘗論黃化老之道德。本
於清淨。無為。遣去情累。而其末多流為智術。
刑名。何哉。夫惟靜者。見物之情。而無為者。知

事之要。據其要而中其情者。智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于思。思生于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遺也。無情之至。至於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齊丘之道既陋。而其文章頌亦高簡。有可喜者。其言曰。君有竒智。天下不親。雖聖人出。斯言不廢。

雜書

詩山知子醉心按金臣

予自金陵月堂。謁蔣帝祠。初出北門。始辨色。行平野中。時暮春。人家桃李未謝。西望城壁。

壕水。或絕。或流。多鵝鵲。白鷺。迤邐近山。風物天秀。如行錦繡圖畫中。讀荆公詩。多稱蔣山之景物。信不誣也。白公少客杭州。自言欲得守杭。卒如其言。予亦云。

跋德仁書

斯人也。夢幻一世。芻狗萬物。而獨嗜于酒。行年八十餘。以死。余為誌其墓。而平生事為之詳。多得之熙老也。

題吳德仁詩卷

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而况必飲美酒乎其所與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所以奉身而悅口腹者蓋畧矣白樂天亦嗜酒其家釀黃醅者美酒也又每飲酒必有絲竹僮妓之奉洛陽山水風物甲天下其所與游者如裴度劉禹錫之徒皆一時名士也夫欲為亮則窘陋而難安欲為樂天則備足而難成德仁居二人之間真率僅似陶而奉養畧如白至其放達則並有之豈非賢哉

題陳文惠公松江詩

陳文惠有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香言惟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處見皆作香字魚未為羨哉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

跋杜子師字說

車之所以能載者以其有輿也人之所以從君子者以其有德也從之衆矣此名輿字子師之說也末以丙戌歲仲冬自黃之韻過盱

昭少留子師出子文始獲見焉於是蘇公之
已五年矣相與太息出涕而讀之至前二日
書門承議郎臣向全廟張手書

跋唐太宗書畫目

唐太宗躬擐甲冑出入行陣親與群雄搏戰
而勝之計其勇健虓武豈復翰墨間人也官
法帖帝王部中有太宗書真行千餘字觀其
用筆精工法度粹美雜之二王帖中不能辨
也而其雄邁秀傑之氣則冠諸書者嗚呼盛

哉宜其備文武之大美兼聖賢之能事除隋
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雖數千
年慨然可想也此書畫目是其真蹟前數行
亦自有法度可受

乙酉仲夏柯山東堂書

跋龐安常傷寒論

古之良醫皆不預為方何也病之來無窮而
方不能盡使不工者不惑其疑似而用之則
其害大矣惟仲景傷寒論論病處方纖悉必
具又為之增損進退之法以預告嗟夫仁人

之用心且非通神造妙者不能為也。龐安常又竊憂其有病證而無方者。續志著為論數卷其用心為術非儼。古人何以及茲。淮南人謂龐安常能與傷寒說話。豈不信然哉。予將去黃藥。仲實以黃別駕後序求予書。而仲實之父為醫。得龐君之妙。謂予言何如也。

題道字墨竹

文與可自言吾墨竹一派在彭門。蓋眉山公也。而子瞻自言吾為竹。盡得與可之法。獨

生意自然。遠不逮也。吾甥楊吉老本不學畫竹。一旦頃解。便有作者風氣。揮洒奮迅。初不經意。森然已成。惟可人意。意其法有未具。而生意超然矣。

書贈賈生

余嘗病世士少而學荒于遊嬉。壯而立盡于嗜欲。老而成累于利祿。所以德業功名愧于古人者。以此。晁子莫言賈氏子醇靜篤實。少無他嗜。惟喜學問。予聞而悅之。望其壯立老

成必有大過人也

記外祖李公詩卷後

晏元獻鎮毫外祖李公以著作佐郎實為譙令元獻雖以故相守藩位雖尊貴而與外祖友賦詩飲酒朝夕不舍忘其位之有尊卑也方是時太平積年內外無事公卿大臣皆一時文章豪傑之士優游燕息往往喜與詩人文士談笑述作觀其指物撫事皆慨然自托于不朽之意而至于今世之君子皆喜道之

可謂盛矣。方是時外祖以文章有名而詩尤傳于人。一時名臣多致恭頌交而嘗賦詩稱少日已知惟晏范故元獻及文正范公往來詩居多焉。

書曾子固集後

元豐二年夏曾公自四明守毫道楚予時自楚將赴河南壽安尉始獲以書拜公于道次公得予書甚喜也謂余曰我與子皆泝汴而西能從我行乎時余舟無挽兵為余求之甚

力。公又曰：我行駛，非子能及也。子至永城，當
纜舟陸走。一日至亳，為旬日會也。公遂行。後
予病六十日，至永城，病未愈，不能騎。因永城
令寫寫書于公。六年，余罷壽安尉，居洛，而聞公
卒，為文一篇，將祭公于河南，而成都范祖禹
夢得自言嘗為公舉，亦欲作文以祭。謂余有
往江南者，約同祭之。而是歲予家多事，自洛
乘陳，明年又走淮南，未克祭也。八年四月，公
弟翰林公自建昌赴京師，余謁見于咸平，知

公已葬南豐，異時至南豐，或客可寓以祭者，
當書予文一帛，公之墓焉。其意之所欲，則具
之文矣。

書小山

中峰承天石，左峰天鼓石，右峰天冠石，雲幢
雨蓋，後隊三石，由山下升山，左而上，天鼓石
上有石如人倪，而白事曰：仙報石。承天石，天
冠石之間，有人峰如人冠，而拱若受左峰之
報。曰：恭受石。子泛大江，三千餘里，江山之奇

律峭拔如匡廬九華者不可勝數山水之觀無以加矣而曾此山之足云乎應之曰遇大于細者得其意而遺其形觀拳石而山之意具矣此山亦多哉客曰山無情之物也安得意取應之曰情者之意有窮無情之意無畫王宮侯第壘石為山^亦多矣經搆裨補畫人之巧然攬之無可玩去之無可思其于蕞壤一間山水之態雖環竒偉麗而縱橫曲直未必盡當於人意而見則愛之去則思之無情之

意也書小山

書韓退之傳後

有問于張子者操賞罰榮辱以勢臨天下者莫不欲天下勸沮于其賞罰取舍于其榮辱而其勢常有所不行蓋有益勸而人益羞愈沮而人愈慕若韓退之于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推者于德莫如好直于藝莫如文章然以直取禍則逐山陽貶揭陽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詞一世莫尚試于有司屢

試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
碑耳然刊者未畢而磨者至矣是宜沮喪湮
滅與時俱止泯然無所見于世矣然每斥而
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不勝譽者
之舌雖退之自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誠
何說也張子曰是何足怪昔者先王之賞罰
榮辱所以天下奔走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
之所欲勸者而賞且榮之取天下之所欲沮
者而罰且辱之故賞一人而人勉惟恐其不

若也罰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
安能以己之所惡而力驅天下以從我哉直
取天下之榮辱而制天下之向背耳彼唐之
污政其昏惑督亂無所取衷制好惡可否于
一己之私智而濟之以蔽欺之奸何怪夫所
沮者人慕所進者人恥歟且彼惟不可抑也
是以愈抑而聲愈振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
決而注之川乎大木梗之大石捍之排以巨
峽迫以高麓而復怒號哮吼聲振百里抑之

者愈大則其聲也愈暴故小過之則小鳴大
塞之則大震何則彼其勢惟不可止故也何
怪夫身益困名益聞也

書家語後

昔夫子弟子其高弟所聞微妙之言則已共
記為論語矣而門人之下者又雜記聖人之言
或陳一亦其已所學于聖人者又著為家語孔氏之
子孫論其家之所傳則為孔叢子然皆得聖
人之緒餘可推以考孔子之意不可誣也而

家語叢子學者罕讀豈不痛哉

書司馬撫事

司馬撫陝人太師文正之妹也同姓制舉中第調
閩中一幕官待次里中一日晝寐恍惚間見
一美婦人衣裳甚古入幌中執板歌曰家在
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年華度燕子又
將春色去紗窗一陣黃昏雨歌闌而去撫因
續成一曲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清歌唱徹
黃金縷望斷雲行無去處夢回明月生春浦

後易杭州幕官或云其官舍下乃蘇小墓而
擲竟卒于官

書鄒陽傳後

鄒陽傳稱梁孝王用公孫詭之說殺袁盎事
覺孝王懼誅使陽入闈內求解陰見齊王曰
先生用其計說竇長君長君入言之及韓安
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此則陽與安國
同救孝王殺盎事也及韓安國傳所稱見長
公主事自以孝王偕天子游戲天子聞之心

不善太后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梁王安國

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長公主且以語太
后事乃解其後安國坐法久之復用為梁內
史乃有勝詭說王殺袁盎等事安國諫王王
乃殺勝詭漢使還報梁事解無安國見長公
主事此則安國見長公主自以游戲事在前
非勝詭事也明鄒陽傳中所載誤記安國所
解前事為今事耳

張右史文集卷第四十七

張右史文集卷第四十八

題跋

書道士齊希莊事

道士齊希莊頗學養生喜游名山至王屋山
樂之不忍去構草堂居燕真人巖前王屋多
栗黃葉菁及諸果蔬可食者以時採收給食
居三年自若也一日有猴入其室希莊初不
甚怪逐之不去視希莊坐起百為從傍傲之
希莊大怪念初居山時客有教希莊逐猴法

取猴矢懸而擊之。試用猴為去。希莊獨喜居
數日。有大猴如五六歲兒。異甚。垂尾至地。熟
視希莊。倣其動作。如前猴者。希莊懼。莫知所
為。不敢復逐。久之。猴復去。希莊意出山。欲未
決。一日。有人呼希莊出視。一人若兩髻童子。
黃單衣。綠帶。目有光。貌不甚類人。問麻籠山
安。自往。希莊指告之。童子疾去。如飛。直度嶺
壑。望視不及。自是希莊夜間。傍舍百物有聲。
一夕大雪。晨出視。門外人踪無數。希莊發悸。

不能復居。走山下。得瘖疾。數歲方愈。濮陽杜
毅言。嘗主簿王屋縣。有登王屋天壇峰。得方
玉如鏡者。毅讀道家書。載黃帝嘗以八方玉
鏡懸壇。八方祀上帝云。予嘗以此事語洛人。
揚國寶。應之。應之云。其故人有居嵩高者。言
凡天下名山。有神主之。非有道者。不得居。若
頑然無聞。徒終夜咽唾。山鬼笑汝。齊希莊庸
道士。僅聞養生小術。其不容於王屋之猴。何
足怪哉。藥丸

藥戒

張子病痞積於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
捍而不得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
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
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膈導達呼
吸開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
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逾月而痞
五作五下每下輒愈然張子之氣一語而三
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膚草無所耗于

外而其中蕭然莫知其所來嗟夫痞非下不
可已余從而下之術未爽也而吾之蕭然者
獨何歎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嘆
曰子無嗟是蕭然者也凡子之術因為是蕭
然也坐吾語汝天下之理有甚快于子心者
其末必有傷求無傷於終日者初無望于快
吾心陰伏而陽蓄氣與血不運而為痞橫乎
子之胸中者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
除其大之累和平之氣存物不能為也必將擊搏

震撓而後可。夫人之和氣冲然而甚微。治乎其易危。擊搏震撓之功未成。而子之和氣嘗已病矣。由是觀之。則子之瘧。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子之和平之氣不既索乎。故膚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蕭然如不可終日也。且將去子之瘧而無害于和乎。子歸燕居三月。而後子之藥可為也。張子歸燕居三月。齋居而復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完矣。取藥而授之。日服之。三月而疾少平。

又三月而小康。終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張子歸而行其說。然其初使人懣然。遲之。蓋三投其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久較。則月異。而時不同。蓋終歲而疾平。張子謂醫再拜而謝之。坐而問其故。醫曰。是治國之說也。豈特醫之於疾哉。子獨不見秦之治民乎。勅之以命。捍而不聽。令勤之以事。放而不畏。法令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嘗瘧矣。商君見其瘧也。厲以刑法。威以斬伐。勁捍猛。

猛鷲不貸毫髮。痛剗而力鋤之。於是秦之政如建瓴。流蕩四達。無敢或拒。而秦之瘡嘗一快矣。自孝公以至於二世。凡幾瘡而幾快矣。頑者已圯。强者已柔。而秦之民無歡心矣。故猛政一快者。歡心一已。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支枵然。徒有其物而已。民心日離。而君孤立於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疾皆起。秦欲運其手足。肩背而漠然不我應矣。故秦之亡者。是好為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其

初亦嘗瘡矣。先王豈不知毒然擊去之之為速也。惟其有懼於終也。故不敢求快於吾心。優柔而撫存之。教以仁義。導以禮樂。陰解其亂。而徐除其滯。使其悠然自趨于平安。而不自知方其未也。旁視而憇然者。有之矣。然月計之。歲察之。則前歲之俗。非今歲之俗也。不擊不搏。無所忤逆。是以日去其戾氣。而不嬰其歡心。于是政成教達。安樂德久。而無後患矣。是以三代之治。皆更數聖人。歷數百年。而

後俗成。則子之樂終年而疾愈者。蓋無足怪也。故曰。天下之理。有甚快于余心者。其末也。必有傷。求無傷于其終。則無望於快吾心。雖然。豈獨於治天下哉。張子再拜出而記其說。
書董及延壽錄後

以貴事其親者。不過崇爵位。侈車服。以富事其親者。不過豐衣食。美室廬。老且病。齒髮變衰。悲日之就盡。與其伸吟疾痛。骨肉環侍。莫知所為。當是時。所謂富貴之奉。曷補萬一哉。

善乎董生之愛其親。陳起居飲食之節。導引吐納之方。以調其平居。又考其方術。試藥物。以防其疾痛。務以強其身。養其壽。而不知其他。嗚呼。使誠身強而永年。則雖推漁以自給。飲水曲肱而枕之。視天下所樂。無以易之矣。反顧爵位車服飲食之奉。果何物哉。予讀高堂延壽錄。既自傷致養之不逮。而嘉生之能愛其親。而其書可以助孝子慈孫之養也。反復讀之。不厭董生今有母八十餘。耳目聰

明飲食動作如壯人。今知生之方既試矣。于是為書其末。

書香山傳後

佛法自東漢明帝時始入中國。而此傳天人所稱莊王者。以謂楚玉則時未有佛。所謂觀世音者。比丘之號。無從而存。與史載不合。然未可廢也。予嘗讀宣律師傳。其載天人語甚多。有一天人說周穆王時佛至中國。與列子所載西極化人之事畧同。不知子寓言耶抑

實事也。佛自東漢明帝以來。其書與教始大行于震旦。且亦安知其不已。嘗見神於中國乎。書之不見錄于史冊者。有何限。其偶遺此。或以為怪而不錄。不足怪也。不然。明帝夢金人飛行于庭中。當時何從知是為佛哉。

書錢宣靖遺事後

世言宣靖嘗遇善相人。言其相可以學道。當昇舉。而未能決。遂與之見華山。陳圖南。陳一見曰。是無仙骨。但急流中能勇退耳。宣靖後

事定陵以高退冠朝廷圖南言信矣夫能勇
退於富貴急流去得道不遠矣世無神仙則
已有則必此流為之

書布衾銘後

司馬公之儉德蓋望其眉宇聞其語言而使
奢逸之意消不必考其服器而後知也公薨
於東府其往哭之見覆尸以布衾上有銘焉

蓋此銘也

其年朝明張其汝州東齊記

書唐吐蕃傳後

自漢已來其能制四夷使不為中國患者莫
若唐然獨一區區之吐蕃能困之豈其制之
未得其術耶自太宗以來固已屢失其術而
其尤可笑者平涼之盟也匹夫操刀而殺人
則必從容伺察待其不備而後發執刀而呼
曰東爾手吾將殺汝則雖賁育不敢施於三
尺之童何則人固不可易也不然則必待狂
疾者也使之束手而束之告之殺而不避也
則亦必狂疾者吐蕃之於唐固非有深誠篤

信之可以不虞也。方德宗之時，吾方疑之。彼曰：必使多爾大臣而後盟。惟杜希全、李觀而後可。擇其地利，則曰：必梨木材而後可。彼得殺吾大臣而劫吾二將，以空涇原，靈夏之俗而擇險阻之地，以為設伏之利。此其必變之迹。特未曰：吾將變耳。彼乘吾疑而直行其謀，而求我成之，其易我也甚矣。而唐之將相大臣晏然不知虞。如接君子長者與之握手壇上，而不少備。此何以異於將殺之則告之束

一休之疑二言

手而偃然不拒而待死者哉。彼渾瑊者，思有餘志不足者也。古之善將者，遠至於鄰國之動靜皆知之。夫豈有他術哉。測之以謀而伺之以實爾。夫縛其二將而不知三萬之兵卒伏於肘腋而不覺也，則安在其為智乎。嗚呼！平涼之盟，所以大可嘆也。彼為結贊之智，何足貴也。是殺人而告之束手者之智也。其為智亦殆矣。彼李晟之智，不可與盟也。是知人殺之則避者之智也。其可否之間亦明矣。當

是時唐之臣如渾瑊馬燧者亦可謂善將矣而猶如此况無二臣者哉

書趙令時字說後

蘇公既謫嶺外其所厚善者往往得罪德麟亦間廢且十年其生平與公往還之迹宜其深微而諱之矣而德麟不然寶藏其遺墨餘藁無少棄舍此序其甲也余問其意德麟慨然曰此文章之傳者也不可使後人致恨于我予曰此其^正先生所為篤行而剛信於為道

者歟

記行色詩

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到渡頭賴是丹青不能畫畫成應遣一生愁右行色詩故待制司馬公所作也公諱池以其年中嘗監安豐酒稅嘗作此詩距今若干年其孫宏知縣事刻此詩於石屬予記之惟公以文學風節為時名臣是生丞相溫公以盛德名世以直道立朝名聞華夷功施社稷其完節美行既

載在天下。而著書立言。皆足以師範來世。蓋
嘗評古今詩句。著詩話一卷。亦載此詩。以其
甚工。不敢以父子之嫌廢也。梅聖俞以詩名
一時。嘗言詩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
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此詩有焉。

東坡書卷

蘇公謫居黃州時。為奉議郎。潘公書一卷。備
正書行草數體。余再官于黃_州。首尾且三年。嘗
假此書于奉議之子大臨。以書為法。唐辰孟

秋蒙恩守魯將之官。盡出所假潘氏諸書歸
之。獨此一卷。令男相納之篋中。余與邠老皆
蘇學徒也。舍潘歸張。奚擇焉。邠老懼後東坡
復徵此書。疑于收視之不謹也。使書此以為
據。

書東坡先生贈孫君剛說後

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夫
果敢不畏之謂勇。無所屈撓之謂剛。或謂申
張為剛者。夫子曰。張也。愆焉得剛。夫使不以

蒙屈於人而無邪欲以亂其中則其行已施
於事者為仁孰禦哉此剛者必仁之說也蘇
公行已可為剛矣傲睨雄暴輕視憂患高視
千古氣蓋一世當與孔北海並驅而猶稱孫
君之剛又言其救十二人之死為剛者必仁
之論則孫公可知矣其子思厲操履文詞絕
人遠甚則來者未可量也余言其信

題賈長林讀高彥休續白樂天事

高彥休作唐闕史辨白樂天無因母墜并作

賞花新井詩賈子又從而續辨之張子曰二
子謂之愛白公則可笑未可謂知白公也古
之聖賢誰能無謗向獨樂天也哉有謂舜因
堯而奪之位伊尹放太甲而王世未嘗有辨
舜與伊尹之非篡者也其心誠知其不然則
辨無自而萌於心是其為說無待而自然
之飽者人誣之以飢未有自疑而辨其非飢
者人知舜與伊尹之非篡如自信其飽雖或
從而誣之而不在辨之之域矣故凡世之辨

已與辨人。其言雖工。而察其心之始萌。蓋其於信。嘗有所不足。而後不能無言。彼雖不能無疑於其初。其考於理。較於迹。而後能消其不信之心。於是乎有辨。故曰。二子未可謂知白公也。嗚呼。小人之害君子也。亦多術矣。謗之。愈意外。惑之。於疑似。世之君子。傍視而不平者。起而與之辨。起於知之所不足。故縱言極口。而益召天下之多言。多言繁興。而是非是以西行於世。夫惟真知而混言者。而後謗

止。夫世之真知君子者。才幾人。則小人之毀賢。敗善。何時而止耶。悲夫。

跋呂居仁所藏秦少游投卷

予見少游投卷多矣。黃樓賦。哀鐘文。卷卷有之。豈其得意之文歟。少游平生為文不多。而一二精好可傳在。嶺外亦時為文。臨歿自為挽詩一章。殊可悲也。此卷是投正獻公者。今藏居仁處。居仁好其文。出予覽之。令人愴恨。大觀丁亥中春。張耒書。

跋范坦所藏高閑蘇才翁帖

予治平末嘗見大學直講揚裒家藏唐高閑
上人二帖石本歐陽文忠公書其末以為高
閑之書如此則韓序乃實錄矣後予官秘書
且十年凡秘府所藏與一時士大夫家所有
晉唐以來名書善墨皆獲見之而高閑書絕
未嘗見豈閑自重其藝不妄為人書故後之
傳者少耶崇寧乙酉孟秋始見范伯履所藏
千文追想揚裒石本真出乎一乎足知退之之

言不妄也

譙郡張文潛書

張右史文集卷第四十九
記

漢世祖光武皇帝廟記

南頓令江君惇裕以書屬某曰吾邑有漢世祖光武皇帝祠邑人奉祀甚謹而昔人所記陋甚君為我述焉將刻石以詔後世某辭之不可謹按光武皇帝以哀帝建平元年生於濟陽而皇考欽實為南頓令帝嘗從父於此既得天下亦屢臨幸蓋平生之所游處則邑

之有祠所從來久矣。豈獨水旱疾癘之請有
賜於民亦其功盛德尊後世有不能忘者故
南頓之民世祠之惟謹。蓋無足怪。漢自成哀
不君。摧歸外家。王莽卒盜而有之。天下大亂。
民心思漢。惟世祖以匹夫起田畝。出入行陣。
躬夷大難。勇無堅敵。智無遺策。故能祀漢配
天。光復舊物。一時群雄。芟夷略盡。撫有方夏。
覃及蠻貊。聲教所暨。比隆武宣。是宜暴驚強
伉。致玩兵。瀆武。視民如草芥。而不講於治國之

事也。而武功既成。海內既定。則抑功臣。進文
吏。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英偉之度。屈於禮樂。
驍猛之氣。束于儒學。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
廣學校。修明典禮。煥然一變。舊漢之俗。蓋嘗
以謂吾理天下。欲以柔通行之。至於明章。繼
緒承統。纂修洪業。典章文物。燦然大備。故後
世言禮樂稽古。稱東漢焉。孝和已後。漢德不
競。破壞版蕩。可謂極矣。而伏節死義之士。如
袁安。楊震。李固。陳蕃之徒。救于上。符融。郭泰

范滂許劭之徒。助于下。矜尚名節。以震激哀。契蹈死而不悔。至於獻帝人主。特號而已。而曹終不敢身自取之。彼其心誠有所畏。故也。蓋禮樂之功。風化之美。足以保國長世。如此。皆世祖之遺烈也。嗚呼。自三代以來。一人而已。建武十九年。南巡。進幸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之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

日。安敢遠期十年。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又增一歲。中元元年。又復南頓縣役。同之濟陽。則帝之于是邦。豈若他邑。漠然而已乎。高祖曰。吾萬歲後。魂魄猶思沛。吾意先武于南頓。亦云。崇寧元年五月二十日

咸平縣丞廳醑醕記

咸平五年。詔以陳留之通許鎮為咸平縣。先是。章聖皇帝幸亳祠老子。通許築宮以待。幸既為縣。即以宮為縣令治所。主簿居中書。

府而樞密府為尉舍熙寧某年始置丞于是
遷縣尉於外而丞居焉丞居之堂庭有醪醴
問之邑之老人則為樞密府時所種也既老
而益蕃延蔓庇覆占庭之大半其花特大于
其類邑之醪醴皆出其下蓋其當時築室種
植以待天子之所休必有珍麗可喜之物而
後敢陳是以獨秀於一邑而莫能及也每思
唐自天寶以至于周歷歲數百天下未嘗無
戰其治安僅足以小康而禍敗嘗至於大亂

自安史以來藩鎮四據而天下無寧國完降及
其末分裂攘奪至五季而中原正朔之所加
僅止門閭之中惟我藝祖神宗受天休命神
武四達馬首所向破滅摧伏于是亂百年之
蟠據合歷世之分裂數百年間禍根亂源燬
剪堙塞大掃而無餘矣肆我章聖皇帝誕承
祖武以無忘大功寬賦薄征順天養民四方
無虞休養滋息如人之疾病盡敗醫者既已
擊逐鈎取其累年之蠹矣而後為之調利撫

養安居美食。以使之豐腴而堅強也。由是觀之。自開元以來。至於章聖。而天下之人。始復見天^大治之全國。嗚呼。亦可謂盛矣。于是封泰山。禪梁父。祀后土。祠老子。徜徉四方。以明示德意。聞之古者。天子巡幸。所至郡國。必建原廟。所以廣孝恭。示後世。而况當太平之盛時。講一世之大禮。八鸞之所經。六龍之所駐。可以昭後世。示子孫。以為歷世之大訓。成法者。宜何如哉。是宜一草木。一瓦礫。皆當護守。保

藏。無敢棄壞。以無忘祖宗。駿業功成。烈而使知夫百餘年間。地平天成。養生送死。而無憾者。誰之力也。酴醾之生。當是時。蓋嘗沾雨露之濡。近日月之光。與夫旄頭屬車。皆為一時之物矣。可不愛哉。

冰玉堂記

熙寧中。子為臨淮主簿。始得拜劉公道原於汴上。是時道原方修資治通鑑。而執政有素高其才者。欲用以為屬。道原義不屈。遂與絕。

復以親老求為南康酒官。故書未成而去。予既慕公之義，而望其眉宇，聽其論議，其是非與奪之際，凜然可畏而服也。士大夫皆曰：劉君之賢，非獨其信道篤立心剛博學洽聞之所至，是蓋得父之風烈。公之父諱渙，字凝之，有詞學為小官，數以事屈在勢者，節高不能容於世。年五十餘為賴上令，即致仕歸隱於廬山，築室種蔬而食之，無求于物。人皆師尊焉。于是既老矣，公歸廬山，無幾何得疾，以元

豐元年九月卒。公諱恕，道原蓋其字。後十餘年而當元祐元年，余受詔校資治通鑑于秘書省。是時公同時修書之人，往往而在。道公之事本末尤詳，皆曰：道原廉介剛直，其仕必欲達其道，不以一毫挫於人者也。方其激于義而作，雖足蹈坎井，手攬虎兕，視之若無見。雖古烈士或愧焉。平居自負經濟大畧，而視其為吏，則嚴薄書束胥吏，撫鰥寡，繩豪猾，纖悉曲當，皆可為後法。其學自書契以來，以至

於今國家治亂。君臣世系。廣至於郡國山川。之名物。詳至於歲月日時之後先。問焉。必知。考焉。必信。有疑焉。必決。其言滔滔汨汨。如道其里閭族黨之事也。其著書有疑年譜。年畧。譜通鑑外紀。十國紀年。惟十國紀年。先成。世傳之。世以比遷回。歎向公亦自以不愧。而自范曄以降。不論也。當時司馬君實。歐陽公忠號通史學。貫穿古今。亦自以不及。而取正焉。疑之。晚喜養性。篤行老益。壯年八十一。後道。

原數年卒。累官至屯田員外郎。其終也。未嘗疾。沐浴正冠而絕。嗚呼。亦異矣。元符中。余謫官廬陵。道原之子義仲。主簿於德安。叙其大父與父之事。示予。且曰。頃眉山蘇子由嘗過廬山。拜我大父於床下。出而嘆曰。凜乎。非今世之士也。其卒。為詞以哭之。凝之。為父與道原之為子。潔廉不撓。冰清而玉剛。鄉人是其言。名吾大父故居之堂曰冰玉。君為我實記之。予曰。昔司馬談能推明孔子作春秋之意。

欲為文史未成。以授其子遷。而遷遂能網羅三代。放逸舊聞。馳騁上下數年千歲。成一家之言。與六經並傳。父子之於文學美矣。而風節無間焉。疏廣受於漢宣帝。有師傳恩。而父子一旦棄去。視舍富貴如棄塵垢。骨肉之際。風節同矣。而文學無傳焉。孰如君家父子。文學風節輝焯並著。名立於父。而顯於子。千載之遠。四海之廣。而一家擅之。嗟乎。世固未嘗有也。始予應舉時。與道原之弟格遊。愛其學博而

論正。是蓋得其兄之餘。而義仲敏於學。而健於文。屹然好名而立節者也。余知冰玉堂之洒掃有繼矣。其爵里世系與其行事之詳。則既有誌之者矣。故不復出。因為詞以系之。詞曰。我所思之人兮。嗟可想而不可見。意其人兮。俯青雲而下睨。睨九日而不眩。超然不知其何之兮。遺此空山之故居。豈訪重華而陳義兮。父唱子和。與仙聖乎為徒。紆為雲霓兮。注

為江湖偉為哲人兮我言在書超駕言而從
之兮指廬山乎休吾車耕山而食兮梁溪而
漁儼頓轡而不敢留兮恐其尚謂我污也

二宋二連君祠堂記

治國有善政不如在位有善人之化民速也
在位有善人不如其鄉有善人之化民易也
夫人之情所感動常在其所易接而親者若
夫政事者固民之所畏則其從之有不得已
之心焉其及物淺矣安陸之應山楚之窮邑

也然其民好文多學者其俗善良不爭純靜
易治其里之人為余言曰始吾邑之人未甚
知學之利也有宋氏兄弟者講學吾邑之法
興佛舍其後兩人皆取高第有聲名久之並
為大官名尊益顯所以吾邑之人其鄙魯不
學自棄於夷者愧之其居法興時有連氏兄
弟者與二宋君游相好也其後亦登科兩人
起家仕不振然視所同舍生富貴光顯可攀
為聲勢而兩人亦自力不少屈已以附之其

官終不顯。故吾邑之人。其不篤於廉。恥微俸。貪利者。愧之。凡吾邑之俗。好學而文。純靜有恥者。四君子之化也。後五十年。宋景文之孫。義年。令應山。與連君之從子仲儒。緣邑人之意。作祠堂於法興寺。方丈之西。嗚呼。為吏於鄉。其有恩德久而民祠者。幾人在位之人。不如鄉里之君子也。二宋之行事。爵里書于國史。士大夫舉知而慕之。連君錫以尚書職。方員外致仕。好脩而自重。直諒多聞之君子也。

其仲諱庠。字凡禮。為尚書都官郎中。敏於政事。號良吏。世所稱。王陽在位。貢高彈冠者。為故舊之美。然嚴光所以為帝。逝之不肯仕。彼獨何哉。連君不因宋君以顯名當世。卒以湮沒而不悔。彼誠知所處。與世俗所謂顯晦異矣。

智軫禪師記

惟正法眼藏。布流震旦。涉其道者。如恒河沙。然根有利鈍。知有深淺。故號老宿宗匠者。以

之教人未免或滯于一隅而惟雲門正真大
師文偃始以其道振于嶺表諸方大士無不
歛衽與奪可否莫有間言雲門之後至雪竇
重顯最盛於東南其嗣法門人衆矣而天衣
義懷號為徧得其道自天衣之歿其法嗣往
往出現一方四方禪學之所折中比丘載者
學於天衣既得其道而隱德晦迹終始莫得
而考獨泉南比丘智軫問道于載而得法焉
智軫少為儒卓犖有奇志忽悟世幻遂為佛

徒既悟道於載人亦頗聞之嘗往楚州壽昌
漣水淳化然禪師之道孤峻而行介若其徒非
似之者莫能親焉其居憂山陽時嘗從師遊
其所以開警者至矣每勸師稍出其有以為
衆福而竊考其志蓋篤於已而慮於外尊其
道而不妄以及人也其後襄州守遂其郡中
禪院主者請住持師曰此將有訟矣不可因
拒之而後果興獄逮捕甚衆而師獨免來京
師閒居天津士大夫有欲請師說法者師言

佛化人各有分。何待說為。卒亦不可。此豈載
之微意歟。或議師以為佛之道。主於利物。而
師深閔其有不及人。豈佛意歟。余曰。不然。
王膳玉食。不入瓦缶。四大海水。不灌牛迹。吾
何容心哉。虛無以受之。則一毫不以及物。道
當然也。師以紹聖丙子十月二十八日夜。右
脇示寂于天津。朝請郎李延世者。辦其終事。
挈其骨。葬於漣水淳化。後若干年。有盱眙楊
某者。欲刻銘焉。以余常從遊。而請銘。請以此

銘之。復說偈曰。

雲門大開士。後世繼始祖。具佛正知見。建此
妙法幢。師滅度已久。正法訛變時。雪竇及天
衣。二大士出現。挽佛日。回照嗣說。雲門法裔。
蓋其曾玄。天衣有逸嗣。號曰比丘。載獨此具
妙法。付之智幹師。幹真似其師。曰道本為已。
視人不我契。不施以一毫。毋以天酥饌。而投
之穢器。是將不能受。為般若之累。以是坐道
場。俄即自謝去。或悲後無述。謂師道不顯。稽

首宰堵坡師所在不滅

陵川縣山水記

陵川河東之窮邑也。其民蓋有唐晉之餘風。儉朴而敦本。而澤潞在唐為雄鎮。以精兵聞天下。故其民好武為健鬪。夫以儉朴好武之民。則其於山水奇勝之觀。宜其忽而不治。委棄而不惜也。今縣令張侯以暇日與其僚遊於縣西南所謂四梁拒者。見其風景稍異。披榛而得二泉焉。其一出石下激石而聲琅然。

張君名之曰漱玉。其一出大石下。而石狀若龜。因名之曰龜泉。會二水而注之石螭之口。以下達於大池。構亭于泉側。名曰爽氣亭。後為石磴。磴窮為小亭。名之曰白雪軒。而其喬林秀木。水石奇麗之狀。皆可悅人意。而不可以言盡也。孔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夫盡仁之成。名必若堯舜。而語智之正。必若禹然。世之好山水者。豈皆具聖人之成德哉。子以謂凡安靜可久。淳厚而不變者。皆仁之類也。

臨事而不滯。遇物而不惑者。皆智之類也。張君從子游。其行已操術。其為仁智之類。有餘矣。而又好學而甚文。予意其為政滋久。政事日信於民。以其簿書之簡。日徜徉於山水之間。仰喬木而俯清泉。資之以烟雲魚鳥之麗。把酒賦詩。與夫雜見於文字言語者。將超然出塵拔俗。而恨未之見也。以和元年五月記

鴻軒記

鴻軒者。文潛讀書舍也。客有言曰。吾聞之時

其往來以避寒暑之害。而高飛遠舉。能使弋人無慕者。鴻也。今子以鷲暗不見事幾。得謹辱於聖世。蒙垢忍恥於泥塗。苟升斗以自養。而亦自比於鴻。不亦愧乎。張子曰。子之言是也。然子居此。以已卯之秋。其遷也。庚辰之春。與夫磬磬陂澤中。獵食以活。秋至而春去者。得無類乎。客曰。唯。

臨淮縣主簿廳題名記

四方之舟車。其之乎東南者。十九出於泗。而

臨淮者又據汴凡往來於泗者必之焉淮南
之衝以重法禁盜賊者三郡而泗之臨淮宿
之虹地大而多數澤與豐沛接其民驍悍而
標輕於三郡之盜居多焉其豐年無事則寇
盜為之少息而其悖戾之氣發于囂訟爭鬪
欺妄詭詐而不畏法故臨淮為泗之劇而吏
於泗者於臨淮為最勞自_子之來未幾而得安
坐以治事與夫寮屬之往來而間以休於家
者才十一_凡九飲食之安朋友之歡疾病之養

率無有子亦幸未至於衰老病憊意猶足以
及之而今年之秋困於疾癘者數矣吾聞之
君子之道使內不傷已外不傷物可也不當
事物之責而求尸天下之至勞則傷已必求
甚安至樂之地而不能少行所不欲則傷義
是二者皆過矣擇乎中而無傷者君子之道
也既求其凡主簿于此者名氏日月著之而
又告之如此

淮之源發於桐柏其初甚微或積或行洋洋而東旁會支合滂沛淫溢連穎合蔡一流而下會于壽春其流浩然于是蛟龍之所藏風雨之所興包山界野而負千古之舟又東行數百里而汴泗合焉水益壯其所負益重而游者益謹旁沾遠溉豐田沃野物賴其利而蒙抱城郭間以山麓洄洑清泚長魚美蟹菱蒲葭蒹之利沾及數百里而南商越賈高帆巨櫓群行旅集居民旅肆烹魚醜酒蘇詩聯絡于

兩隅自泗而東與潮通而還於海余淮南人也自幼至壯習于淮而樂之凡風平日霽四時之變與夫蛟龍風雨之怪無所不歷而今也得官於洛陽之壽安而官居福昌凡風俗之所宜飲食之所嗜與之淮南異矣官居之西有泉幽幽出於北阜淪而注之有聲淙然聚為小潭其上有亭環以修竹吾游而樂之漱濯汲引無一日不在其上而時時慨然南望思淮而莫見之也於是易亭之故名曰思

淮馬夫士雖恥懷其故居而君子之於故國也。豈漠然若胡越之人哉。故孔子之去魯也。遲遲吾行也。曰去父母國之道也。君子不敢樂其所私而無志于天下。故自其壯也。則出身委質奔走從事於四方。以求行其學。至安其舊而樂其習。豈與人異情哉。時與夫懷土而不遷異耳。夫棄故而不念。流寓而忘反。則必薄於仁者也。予既不敢受其所出處而仕矣。然少之所居處也。耳目之所習狎。豈能使

予漠然無憾于中哉。且夫懷居而不遷。流寓而忘返者。均有罪矣。然與其輕棄其舊也。則累於習者。不猶厚歟。

伐木記

人與物各以其氣相勝而後能全。夫氣也者。假其所託而後有者也。夫長江大河積水之淵。俯視杳然。莫知其深。長波巨派出沒奔突。近窺而神寒。遠視而目竦。此則蛟龍蛇蜃魚鼈之所記也。以禦物之害已者。而全其生者也。

高山大麓。縣巨盤屈。翳以林薄。捍以木石。縈
溪絡澗。懸壁千仞。使人望而不敢近。近則畏
而走。此則虎豹熊羆之所托。以禦物之害。已
者而自全。其生者也。使虎豹窺魚龍之淵。蛟
鼉視熊羆之藪。則惶怖疾走。而求去之矣。何
則。物各以其所託者見其氣。氣勝則非其類
者避之矣。今夫叢祠墟墓之間。入者慘然而
心不寧。目不敢肆視。足不敢肆遊。其背肅肅
如畏。是何也。叢祠墟墓。鬼神之所托。而人之

氣不勝故也。夫惟氣勝者全。故氣不勝者受
其病。故虎兇蛟鼉易其所處。則其心悲沮而
無聊者。病之所從入也。余官福昌。福昌古邑
之廢者也。官舍依山為地。十餘畝。其竹與木
居十六。地曠人寡。草木茂遂。其大者皆百餘
年。根幹蔽覆。若膜若屋。交覆籠絡。縈以葛蔓。
凡日將旦。夕將晦。鳥鳴獸號。聲音百千。終日
聞然。不聞人聲。夫環為城。通為衢。限為域。立
為屋室。闢為場圃。夷易洞達。內外相應。面陽

而背陰。附燥而瞰濕。間以草木。表以臺觀。人
之所托也。惟其所托者若是。故禽獸不敢藏。
蛇虺無所蟠。居之而安。游之而樂。而人之氣
乃能勝其異已者。是故無疾患。驚惕則壽考。
安樂遠去。疾癘而今吾之所居。草木居大半
矣。其堅頑碩老。無以異於藪澤。此則鳥獸之
所憑。而蛇虺狐貉之所樂。而人之所居。乃其
棄餘。則凡使吾四鄰之外。晨夜而不敢出其
心。矜矜若畏敵國。一夕數興。寢而不寐。是豈

非蛇虺狐貉之氣勝。而人之所託者弱耶。於
是聚吏徒。集斧斤。一百_日之後。十夫不三日而
盡伐之。剖根窮本。芟伐剪剔。大者脩梁柱。小
者中椽枋。弱者補藩籬。愚者從薪蒸。洒掃墾
除。平地乃見。陰陽䟽通。表裏洞然。屋室塔閣。
如湧而出。于是鳥獸之聲。狐貉之迹。不復至
矣。朝遊而足不怠。夜處而心不惕。吾知人之
氣勝矣。薰氣也者。起乎其所類。發乎其所托。
莫知其然而然者也。何則。物以類處者。未常

自見其氣也。所托者無情，不能與物為使也。至其相待而後成，相感而後發，自外而視之，隱然不可無也。大荒之瀕，行者返顧，久廢之室，寢者數驚，推之而無故，窮之而無物，故物之未始有形而不可慢者，其氣也。欵。

雙槐堂記

古之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苟悅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為也，其心

樂而為之，則致精而不苟，雖殫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為者有成而無難。古之御史也，為法不苛，其勤惰疎密，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獨要其成，是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愁沮不樂，求舍去之，不暇誰肯以其怨沮不平之心，而副我之所欲哉。頃時予見監司郡縣之政，不立扼腕，盛怒曰：是惟飲食燕樂，居處游觀之好，吾日夜以法督責之，使無得有一於此，一歲之小數計畧。

刻吾從而課率之使無得有頃刻之間以約束為不足而繼以辱罵辱罵為不足而繼以評詰方是時吏起不待晨卧不及暖廢飲食冒疾病屋室敗漏不敢修完器用弊乏不敢改作其勤苦如此猶不足以當其意宜其郡縣之政無所不舉小大得職而民物安堵矣然吏益奸民益勞文書具於有司而事實不立吏足以免其身之責而民不知德相為欺給以善一時而監司卒亦不得而察也豈非

其所為者無至誠善樂之心出於畏罪不獲已苟以充職故耶其事功之滅裂如此理固然也酸棗令王君治邑有能名以其餘力作燕居之堂洒掃完潔足以燕賓客閱圖書庭有雙槐因以為名夫王君豈以為苟勞而無益不若暇逸而有功將安其居樂其身以其獄訟簿書之間與賢士大夫彈琴飲酒歡欣相樂舒心而養神使其中裕然然後觀物圖其致用於文法尋尺之外以追古循良君子

之風。以大變俗吏之弊而為之哉。夫古之善為政者。不逸而常安。不勞而善成。吾知王君其有得於此矣。於是為之書。

張右史文集卷第四十九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
記傳

景德寺西禪院慈氏殿記

過去有佛號大通智勝佛。十方梵天十六王子。羅列上下。請轉法輪。而日佛知時未至。受請嘿然坐。及時至也。乃三轉行十二法輪。如響雲普雨。一切夫具福慧。至於佛而演法利。衆猶須候時者。雖聖人不能違。而况其餘哉。景德寺西禪院有慈氏菩薩聖像。至和中院

僧法肇自錢塘內之而居院之傍舍如是凡
歷五任持僧而未有以易也比丘誥嗣院事
乃歎曰此我之責也佛以像法道利群品使
濁劫惡世猶獲見佛紫金光身其奉事當加
謹其為役當加勤而吾慈氏像乃藏之漏室
不大振顯天龍鬼神其衛我乎何元符元年發
情出都遍一切以願力故諸受化者歡喜施
與金帛無量乃創為正殿其命工以二年之
春粵五月而殿成慈氏居中菩薩別侍程程

妙好莊嚴之具以為供養青蓮下觀悲愍四
衆白毫旁耀如現大千都城士女凡瞻禮者
如升兜率游內院聞海潮音受勝妙樂詮容
屬予記其事余曰前五比丘豈無一人嘗作
是念欲集是事者乎而殿成於子何也佛子
當斷一切法有時譬如草木敷榮於春夏黃
落於秋冬過去未來不可得及時既至則我
雖不為而彼自成子當其時故財不勞而足
後不久而就如僧所負取而不怨時哉時哉

當知佛子成是功德是大福本是大善根盡
未來世無有窮盡雖然佛身充滿一切聲色
是行邪道向上一路向慈氏未生時忝取

記異

元豐己丑六月余故人子假承務郎揚克勤
自合肥赴京師過咸平為予言道出亳州太
清宮下太清之人為揚言有道人方士者貧
窶而意氣甚揚携藥爐燒藥老子殿下大言
自尊指老君像曰吾老君師也衆聚觀頃臯

有火自其爐出燃其衣即焰發滿身其人驚
走左右以水沃之不滅狂走庭中火所往他
物不燃獨燒其身頃臯北面老子像若首伏
者已而斃視其身灼爛矣揚問之太清宮人
與驗尸官不異嗚呼其亦異矣狂士之以僭
誕自尊者其情豈有他哉欲驚愚夫痴氓以
自售其藥為一金之利而已世之狂者欲自
售其學以誑昧者之耳目而冒其利滅棄訓
典毀訾先儒操臆私智而以聖人自期者與

太清之狂士。何以異哉。得無有怒自切齒者乎。夫學不死。養氣鍊形者。皆宗老子。狂士之術。出于老子者也。因其師以有知。乃掩其所得。而求售焉。叛其本甚矣。世之欲自大而忘其本者。可以鑒諸此。

冀州學記

朝廷以學校道藝教天下之士。亦已久矣。而其興衰。亦繫其守長之能否。慶曆中始詔郡縣立學。而信都乃即孔子廟而為之。僅以塞

詔。其後為守者。欲興之。數矣。皆不果成。元祐某年。河中劉侯守冀。始大作學舍。師之受經。有堂。而諸生肄業。有室。凡學之百須。皆具。精壯完好。可以傳久遠。又為之買良田。治市舍。籍其所入。以養士。而士之來學者。日有餽。學之有司者。月有給。其秀民良才。從其先生長者。皆往游焉。四方之士。聞而來者。日至。劉侯喜其有成。而使其屬李公輔。請文于譙。即張耒。以記之。為之言曰。嗟乎。政事之緩急。如人

之於飲食。不可強也。強使急者。緩。如止飢者。之食。強使緩者。急。如持食以進飽。二者無怪。其不可也。余常怪今之士大夫。皆能責守令。不如古之興學校。隆師儒。讀書行禮。其中而為守令者。雖責之不受。亦不害其為政。論守令之能否。與夫人民之利病。亦絕不在此。何也。三代之時。天子諸侯之有學。其朝夕政事之所係。不啻如今省寺之要且急也。自出師受成獻賦。皆必由之。則一士之不率教。至勤

天子公卿而親臨焉。蓋無足怪。當此之時。雖欲緩而不治。亦不可得。先王之俗。既亡。更數十歲。風俗禮樂。既已大異矣。而朝廷郡縣之政。視學校無毫髮相及。而乃日夜責之以不。如古。天我則無用。而強授之。此何者也。者且。不怪天冠者之不為章甫。騎者之不為駟馬。而獨怪學校之不如三王。不亦異哉。夫求三王之治。不立學。是廢食于飢。而又責學校于今日。猶強食於飽。必不行矣。由是言之。學之

興廢其本末遠矣。吏未有責也。夫未可以責
吏。則劉侯之為此殆苟然歟。蓋昔者子貢欲
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爱其禮。夫
不告朔而去羊。未害也。然使後世不知有告
朔者。自去羊始。以今之政為無事于學。而為
不可也。因我之無用。而毀古人之所急。安知
來者之。不有作乎。此劉侯之所不忍也。侯之
意亦深矣。元祐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記

司馬溫公祠堂記

元祐元年九月甲子。丞相司馬公薨。朝廷議
所以追崇之。於是進爵為公。而國於溫。惟司
馬氏系出晉安平獻王孚。而獻王河內溫人
也。故推本其故家而封之。五年。奉議郎王仲
孺為溫令。告其邑人曰。惟司馬公道德功烈。
著于朝廷。施及生民者。自匹夫匹婦。與夫荒
外戎狄。悍夫奸民。心格誠服。左右兩宮。格于
太平。是其功德。宜配社稷。天下祀之。而溫者
國也。顧不能祠而可乎。於是度地作堂。畫公

像而禮祠焉。告於譙郡張萊使記之。萊為之
言曰。盛德之不作于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
者。不施而民服。無事而民信。未嘗動顏色。見
詞氣。而天下從之。若子弟之慕父兄。故其為
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亡。聖賢不
作。而士之能有所立于世者亦多矣。然皆費
心。彈力。招天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後能有
成。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辨于其才故也。故其
所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為盛德之事。

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產。君子也。猶
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子
產豈欲為猛哉。以謂德之効實難。懼夫好高
之難成也。是以甘心於其次。以求夫無失。嗚
呼。德者子產之所難。而况其下者乎。故自秦
漢而後。更千有餘歲。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
足怪。惟司馬公事君而居敬之。未嘗求民而
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
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郡邑由

里。至於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嗟嘆。至於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捐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之所厭而更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秦漢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於世。可謂盛矣。嗚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招敵。智者招謀。惟有德而後萬物服。則夫二聖之所以用公。其可知也。夫其辱游公之門。而喜王君之好德。使以其說書於堂而刻之。

真陽縣素絲堂記

慶曆中起居錢公守真陽。名其燕寢曰素絲堂。未紹聖初。忝守是郡。此堂具存。而四年謫齊安。道蔡之真陽。真陽宰錢君起居之孫也。授館于縣舍。其西有堂宏敞而高潔。寒暑之居咸宜。而錢君名之曰素絲。而屬予記之。惟錢氏有大功事于吳。為宋忠臣。著於今。甲而子孫仕於朝。以才德為名臣者相繼。號為天下甲族。觀錢君所以名堂之意。則其潔已守

公之意有自來矣。錢君治真陽不勞而庶務
舉與客終日清言於堂上視其規畫繼其祖
無難矣。起居諱彥遠吳越忠懿王之孫閏月
二十五日

萬壽縣學記

萬壽令皇甫君治縣有餘力吏之常職無不
學矣而嘗慨然曰是未足以為政也。令吾民
小之為鬪鬪大之為盜賊鞭笞戮死相繼於
有司而不知恥意者未嘗教之歟。教之道必

先治學校誘其良才秀民而勸養之使之業
成出仕受祿於朝而後田里閭井之人風動
慕悅而興於善。蓋漢文翁之治蜀唐常袞之
治闡皆用此道。然蜀闡皆去中原數千里其
民雜乎蠻夷猶且教之有成而况吾邑之在
淮穎間去王都纔數百里其民儉朴而倡優
拙靜慎而獄訟稀。若是而不教令之罪也。縣
故有孔子祠前令嘗增為學舍而不果成廢
且二十年矣。君於是捐地賦工興役四旬而

學成自孔子之堂。與夫門廡齋序。凡學之百
須皆具。而邑之士。買田十有二頃。以獻。君又
闢學之。四隅得地六十畝。植雜果千本。凡此
十二頃六十畝之地。取其毛。足以給養士。而
又為之延師。儒以教之。而邑之子弟來學者
日加多。予守穎時。則聞君之興學。辛巳之冬。
予移官臨汝。道邑中。君館我於新學。而屬予
記之。予謂之曰。今州縣之吏。取辦目前。責以
教民。則不受。而上之人。亦不復責之者。而君

乃引以自任如此。古循吏之用心也。雖然。為
政易。教民難。教民者。始於至誠。終於不倦。二
者皆本於治吾心。一不至則不能以有成。蓋
未易也。君勉之哉。

太寧寺僧堂記

圓明岳師住淮陰之大寧寺。其始至也。墻屋
圯毀。佛事不嚴。歲乃大饑。寺田之入不足以
給其衆。圓明日夜尅苦菲薄。率其徒為勞辱
事完。補葺治。雖寒暑不休。寺乃僅完。予去太

寧五年而再至入門視左右前後脫然疑非
昔者視聽步履明潔安穩蓋易舊而新者十
五六矣予勞圓明日自小邑民貧能勸相而成
此未易也圓明日自容易而已未足道也佛之
道先物後而已苦身而安人吾之僧堂庫陋
弊惡不足以延四方之學者吾將易為重堂
使容百人飲食寢處於前讀誦燕息於後而
吾之居此可以無愧矣有明年春堂成其周廣
嚴好皆如其言而命予為之記曰天下之物

各以其功而居其享未有無故而安受天下
之養者不得而冒得之則譏罵詬辱詰其或傾
害篡取必奪之而後已若佛者世固未嘗見
獨以其書東越幾千萬里而來中國未嘗期
人之尊敬奉事而自一邑一國望其宮室棟
宇傑大壯麗者必佛與其徒之所居富人夫
家愛蓄蓄藏至不以分骨肉而擇取精好交
手而獻之佛其心惟恐其不我享也人之所
畏愛莫若賞罰人君持玉帛爵賞刀鋸鈇鉞

率其下從所欲。有偃然未肯為用者。世之營治塔廟佛像者。其不能為也。無強之者。其能為也。豈遽有利哉。而其勤力者。不啻如愛父母。畏官府。殫志畢力。不以一毫自欺。至其有成功。上之力。或有不能及。夫君子之于簞食豆羹。其得不得。皆以為有命。彼獨安享天下之奉。如此。國君不以為僭。天下莫不敢議。謂之無故而得。世豈容有此理哉。嗚呼。世之學佛者。無有一毫之累。以勞其心。饑而人與之。

食。居而人與之舍。人任其饑寒之憂而已。享其學道之利者。無乃人以其望佛者望之耶。嗚呼。使誠得佛之道。而吾將以所以事佛者事之。知其不足。如將冒而處也。則資物之一毛。亦將償之。彼佛者。果無故而得之。蓋亦視其所享。而占其功。觀其所取。而知其與。是其默相天下。陰利萬物之功。宜亦不可計矣。而惑者嘗欲憤詆而勝之。不亦過乎。彼屢詆而不勝者。其必有可恃也。

任青傳

任青壽春人少無賴為盜以智數雄其黨有聲辟盜中然青為盜不多殺害為濟所欲不多求稍有以賢其類矣里僧有善驢其值數萬錢僧受之所以圍脩之甚固盜數取之不得於是里少年聚數萬錢邀青曰子能得驢則請以錢為君壽不能得君妄得名也青笑謝少年辭不能少年固強之青曰具飲夜半吾乘驢來詣君矣雖然願以是為戲卒事請

以驢還僧少年曰諾夜半青懷刀趨其垣入僧繫驢房外鎖驢前足無可解理青即解刀微刺驢足間見血以刀擊地跑者久之僧聞使童疾走燭視驢青疾起匿童即語鐵蓋驢足流血矣僧即取鑰命童解鎖童去寢熟青即牽驢自其門出疾驅而至少年所一坐大驚明日乃使謝僧還驢曰吾以為戲願勿罪也其多智類率如此後稍聚黨罪過教數發吏捕逐不得聞朝廷詔使招出之青即自詣壽

春詔以補卒太守使捕部中盜輒往得境為
無盜以勞稍遷等後數得尤賊詔受官至右
侍禁元豐三年河南伊陽賊張晏聚黨抄掠
傷吏士朝廷選青為伊陽巡檢五年盜劫伊
陽之小水青追盜至福昌予因見之青長六
尺餘慷慨敢勇持力入山獨行二百餘里以
一日往返然貌恂恂謙恭事士大夫甚謹惟
恐不當其意居官小心畏法廉潔御下有恩
其詔捕盜甚有方畧云先是朝廷興師取靈

州陝西轉運使李察常領徒從大將高遵裕
軍出塞察與青有舊恩奏辟青從行遵裕軍
疾驅入塞察數危窘矣青夜守察則被甲守
其寢撫左右得其歡心察卒賴以全者青之
力也張子曰青始強暴為盜賊後乃折節士
大夫或媿焉其始蓋無有教之者故也夫中
道為善猶不失為士况終始於善者哉然青
才有過人者彼雖為盜固有以自異也

夫人竹氏其族本出於涓上往往散居南山中後見滅於匠氏武帝時因緣得食上林中以高節聞元狩中上避暑甘泉宮自衛皇后已下後宮美人千餘人從上謂皇后等曰朕非不受若等顧無以益我吾思得踈通而善良有節而不隱者親焉於是皇后等謝曰妾得與陛下親沾渥多矣而不能有以風陛下罪萬死於是共薦竹夫人上使將作大匠鑄拜竹氏為夫人既進見夫人衣綠衣黃中單

上笑曰所謂綠衣黃裏者初夫人家久見滅上曰爾滅亡之餘也夫人謝曰妾之滅亦大矣然夫人未嘗自屈體就帝帝每左右擁持之上有感時召幸後宮寵姬而夫人常在側若無見焉而諸幸姬等皆相謂曰是所謂善良者安能間吾寵由是莫有始_始之者是時上方郊五畤祠太一以致神仙率嘗齋戒自祓除而每召夫人有所游幸諸將軍倖臣等更為帝携抱夫人以從帝亦不疑也上幸汾

陰祠后土濟汾水飲群臣作秋風詞歸未央
坐溫室夫人自此寵少哀上謂夫人曰而第
歸善自安明年夏吾召君矣明年夏果復召
夫人夫人見上中不能無小妬由是罷之而
遣將作大匠遷於他竹氏使加職焉夫人居
後宮至孝成皇帝時猶無恙是時班婕妤好失
寵作紈扇詩見怨夫人讀之曰吾與若類也
然爾猶得居篋笥乎至王莽敗漢軍焚未央
夫人猶自力出然遂焚之

卷終



